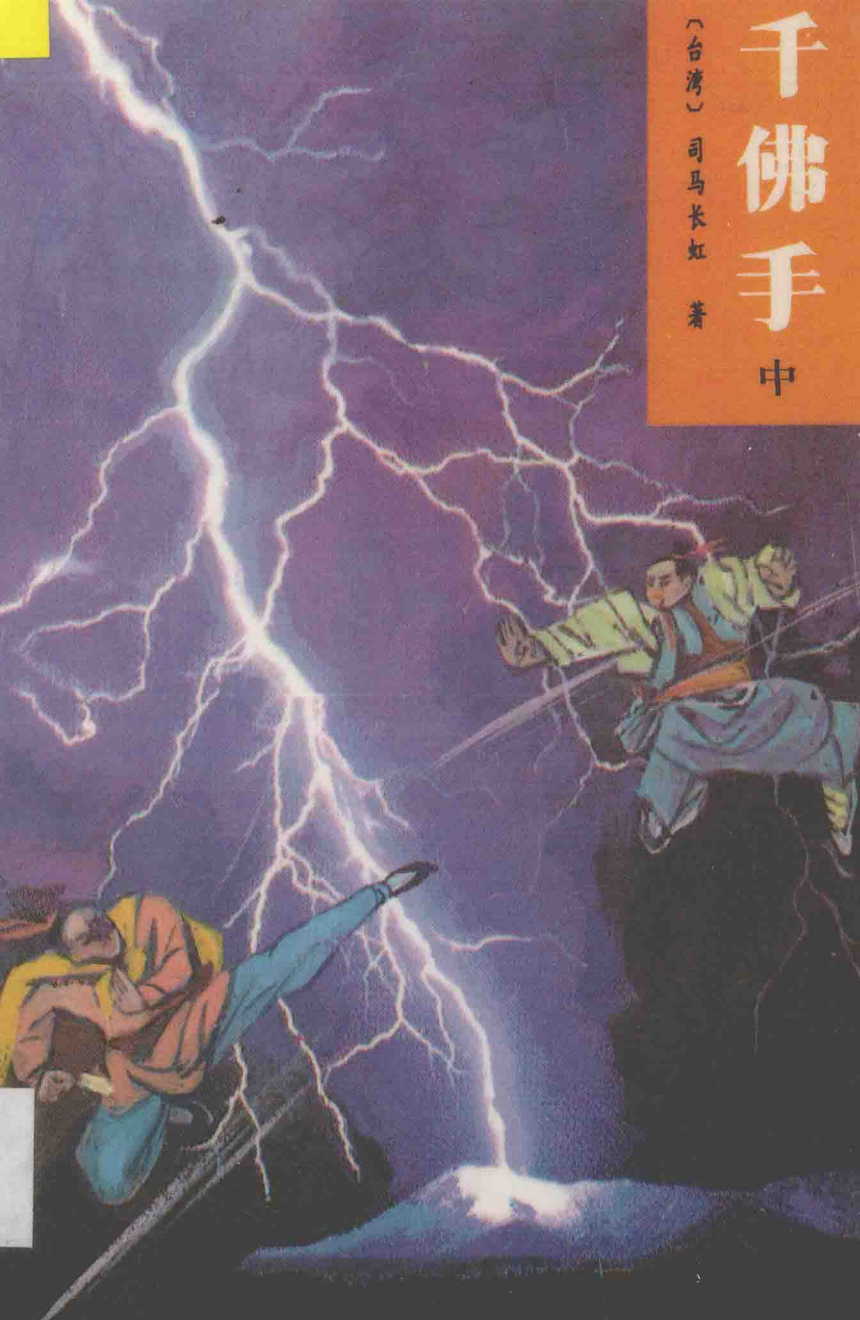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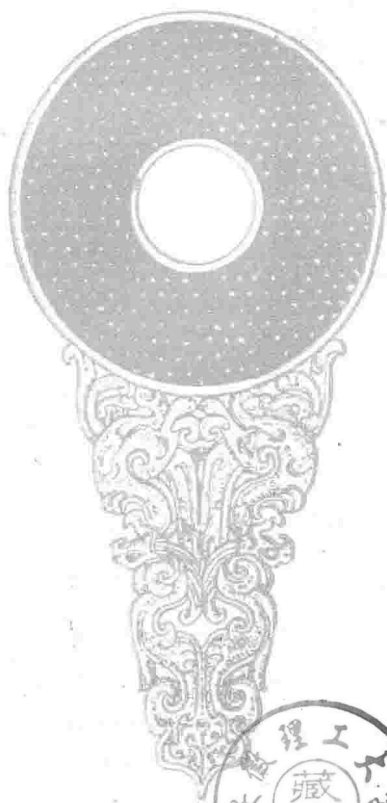


千佛手 中

〔台湾〕司马长虹 著





千佛手

中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司马长虹 著

“五，人眼星不鼓支邪，下既不持滑时更，阿阿”

“！小望文小的主部‘重命部’

“……部部，和儿通丁状”“！事此器暴神思儿望！部”

同，变一色剑然然，判一灰五

六

“！部批受主思部，下神等陶部，儿通丁部部”：重
部再司然，部字部替文和部小四状，意文部部李照部”

“！部部入部部县儿通部

这刻儿，一间精小的石室，灯火辉煌，正有两名关系此庄生命涂炭的重要人物，推杯换盏，密计方殷。

二人是：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，以及生性放荡不羁的穷神爷。

“！部不同部”

又，只见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举杯一照道：“蒙穷神兄特意示警，小弟几乎失礼了！”

穷神爷扬眉笑道：“臭要饭的这付穷骨头，换你一掌，算不得什么！”

“！部部大全部会部部，部部部大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道：“老哥哥一掌不碍，倒是回敬的一掌，小弟却感吃不消了。”

“！部部部部部部部”

穷神爷哈哈说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现下闲话扯过，该谈正事！”

“那么老哥哥怎知‘阎王城’城主说服了‘追命道’道主犯我‘江心洲’？”

“说起来令人不大相信，臭要饭的得自一孩之口。”

“小孩？”

“神医向善之孙——大愚，这孩子又从另外一女娃儿口中得来的！”

“高哭部一既部部，内人部部人

出了“那女娃儿是谁？”

“呵呵，更加使你料不到了，那女娃不是别人，正乃‘追命道’道主的小女坠儿！”

“哦！坠儿怎敢暴露此事？”“为了麒儿呀，哈哈……”

穷神爷似是说到了痛快处，狂笑一阵，倏然脸色一变，问道：“提起了麒儿，我倒忘怀了，他怎生安排的？”

“按照老哥哥之意，先叫小苹母女替他疗伤，然后再调查麒儿是否遭人诬害！”

“在何处疗伤？”

“后堂拙荆之处。”

“你那老婆？”

“有何不对？”

“姓严的，阁下愈老愈糊涂，你老婆一向心狭气窄，又复自负过高，她受了麒儿一掌，恨犹不及，你岂非故意将麒儿往虎口里送？”

“大敌当前，拙荆会顾全大局的！”

“还有令内侄杜仲仁呢？”

“照顾他姑母伤势！”

“糟了，天大的糟了！”

穷神爷说罢急手相挽，大呼道：“快带我到后堂，麒儿有险！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似亦感到问题严重，一句话不说，与穷神爷联袂而去。

两人展开了盖世轻功，半盏热茶光景，已到了后进庄院夫人住处。

人甫扑入内，就听到一片哭声。

二老心头一惊，却见小苹披头散发，又哭又笑地跑了出

来。

接着，严美芸眼睛红红的也追了上去，她一见爹爹来到，放声哭道：“快拦住小苹，她……她疯了。”

穷神爷倏的抓住严美芸玉腕，问道：“麒儿呢？”

严美芸泪眼一仰道：“他……他自杀了……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与穷神爷，一听小苹疯了，麒儿自杀了，饶是一代奇侠，也弄了个举手无措冷汗直流！

穷神爷忙着催问严美芸，麒儿怎会自杀的？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身形电掣，已将小苹抄住腰肢，抱了回来。

小苹失神的眼光含着血泪，喃喃呓语道：“麒儿死了，仇是报了，我小苹也该殉葬了。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急忙点了她的“睡穴”，怕她伤心过度，有了差池，更加于心有愧。

此刻，“芙蓉仙子”吴彩云急急忙忙赶了出来。

一望爱女睡在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的怀里，脸色似乎平静许多，不觉放心大半！

她先接过了小苹，然后凄然一叹道：“两位老人家，麒儿自经晚辈以独门解药解了镖毒之后，经庄主夫人指示，安排在后堂客房休养，后来……”

说着，微显苍白的脸色一阵抽搐，激动地道：“没想到他镖伤很快的就好了，他……他竟敢来前堂见我母女……”

古道侠肠的穷神爷忍不住插口道：“见你们母女后为何自杀？”

“因为小苹不相信他的解释，他一时想不开，声言以死明志，竟真的跳井自杀了。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急道：“是哪口井？”

“宅后果木林中的那口井。”

“那口井乃本庄引河水开凿而成，井底有一两处二尺许的隧洞，直通环庄河水，看来麒儿尸首也难发现了。”

严美芸接着道：“谁说不是，刻下蓑衣公叔叔仍然带着人挖井呢！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寿眉一紧道：“芸儿，可陪同郑家大嫂与小苹回房休息，我和你穷神伯伯前去看看！”

于是二老跃过后堂院墙，到了果木林中，井口之前！

只见蓑衣公浑身淋淋地迎来说道：“禀告庄主，小弟亲自泅水进入井口察看，仍不见麒儿尸体，想来被‘回水’转到河中去了。”

穷神爷暗自忖道：“倘人死后被水卷去，那引水的隧洞口既甚大，必然经过一番流转，才能将尸体裹走，或许……”一念及此，怦然一笑道：“老叫化也想玩玩水了！”说罢一头向井中栽去。

一落井底，以“龟息大法”，摒住真气，这才注目察看，果见井底深处，有两个尺许大的隧洞，此时隧洞翻花起波，“哗哗”的发出刺耳水音。

他在隧洞口观察良久，没有任何痕迹存在，蓦地发现脚下白晃晃的似有一物。

探身掬至手中，那东西沉甸甸的，像是皮革所制。他内功已臻化境，灼灼双眸，虽在井内，犹若白日一般，他匆忙的打开一看，不由双目喷火，一腔怨气冲天，差一点喝了口井水。

他将皮革物件暗系腰间，双臂一举，破水直拔而起，一

声厉啸中，已然轻飘飘落于果木林间了。

他默然无语，心里叹道：“此事关系至大，还是暂守秘密忍耐一时吧！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走来道：“老哥哥有无发现？”

穷神爷倏地脸色一沉道：“杜仲仁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一看穷神爷焦急忿慨脸色，心里纳闷道：“这老叫化好像对仁儿存有成见？”随说道：“老哥哥叫仁儿有事？”

穷神爷接着道：“叫他见我再说！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不便再问，顿时以“千里传音”神功呼道：“仁儿，速来见你穷神爷伯伯。”

片刻，杜仲仁神色不安地匆匆赶来，他向穷神爷恭身一礼道：“伯伯，有何吩咐？”态度极为恭谨，已不似庄外见面时那付骄纵之态了。

穷神爷一声叹息道：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傻孩子明白吗？”

杜仲仁强自镇静道：“伯伯之言，令人莫测高深。”

穷神爷道：“老人家一向是难得糊涂，记住，由现在起，不得离开一步！”

“伯伯你？……”

“记得井内之物！”

“哦……伯伯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庄角“望楼”忽然射出一蓝、一红两道信火，跟着埋伏于寨门口的暗卡，也传来一阵紧促的梆子声。

这信火、梆音，乃是敌人入侵的信号，大敌当前，逼得穷神爷不便追问了。

于是“江心洲”动员了。

“江心洲”按照原来的计划开始了行动。灯光全熄，人不发声，大寨的人退进了内寨，内寨的人功力较差者，隐入密室，功力够份量的，整编成队，由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与穷神爷率领，准备迎接一场惊天动地，泣鬼神的武林大举。

天光微透鱼白色的时候！
蓦地，八点黑线，快若游丝，倏忽在外寨隐起！
无疑，敌人入侵，正在外寨侦察虚实！

原来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所建的庄院，分“内”“外”二寨，外寨由围墙形成，内寨却是以坚石垒木，按八卦阴阳生克之形而成。

移时，啸声大作，但敌人仍未出现踪迹。
继而，十数团绿油油的“磷火”类弹丸，经“离”“坎”二门泼洒而入。

这时，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与穷神爷已然隐在“东”“西”两座暗门之内。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一见敌人以磷火发难，急以“传音”功夫向穷神爷说道：“不好，敌人以磷火攻庄，显然抱着血洗‘江心洲’的阴谋，老哥哥当以何策相对？”

穷神爷愤然道：“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其他的再无良策了！”

二老传音对话当儿，那绿油油的磷火，宛若水银泻地，向着内寨低洼处的暗道密室蔓延燃烧。
隐在暗道密室之人，如何呆得下去，蜂汹的惊呼而出，就在四五十名庄内仆妇大汉现身刹那，血腥开始了
喂毒暗器织成的银网——

火磷弹燃起的火网——

一股脑儿向着这干功力稀松平常的仆妇逆袭而下！

求救声！

绝望声！

惨呼声！

血！血！血！已使数十名仆妇在弹指光景，死伤参半，血光与火灼的尸身腥气，蔚为一体，在旭阳乍现之下——黑的……红的……残缺的……构成一幅骇人心魂的凄厉画面。

接着，敌踪出现了，是一男七女，分别站在墙头每座宫位上，晨风吹动八人的各色衣袂，飘飘然，又凛凛然。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发戟如立，肃步走出，见磷火已熄，家人尸体横道，自悔料敌失机，致沦浩劫，这血难之咎，实责无旁贷。

他双眸闪着泪光，泪光中却透着森森寒气，陡的丹田一啸，手指八人中的白衣女子道：“阎王城城主，昔年印登武学一事，虽老夫幸胜一着，但亦武林中之常事，谁料你这贼妇，蛇蝎其心，因而成仇，竟不顾人道，杀害本庄中不谙武功之人，一举数十余口，老夫纵有容人之量，也无法以对死者了。”

阎王城城主面纱轻浮，冷冷喝道：“姓严的，如非你一着险胜，本城主早已席卷武林，成就霸业了，咭咭！此等仇恨，虽尔百死难偿万一，等着纳命吧！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强自将心头怒火一捺，却转向八人中一矮小老人说道：“谅来尊驾是‘追命道’道主了？”

“追命道”道主阴鸷地笑道：“不敢，严大侠有何赐教？”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双手一拱道：“彼此原无嫌隙，请问为何助纣为虐，兴师动众？”他显然是不顾多树强敌，企图先

稳住对方。

“追命道”道主不动声色道：“小弟久仰中原武学，特率大女凤儿，二女坠儿，向严大侠讨教几招绝活，至于与阎王城城主相偕而来，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嘴角犹然挂着两条诡诈莫测的阴毒笑意。

忽然狂笑声起，穷神爷大摇大摆的晃至场心，星目连眨，戟指喝道：“矮鬼，认得老相好的吗？”

“追命道”道主一打量此人，瞬间与阎王城城主交换了一个眼色，随即扬声枭笑说道：“我当是何人？原来穷神爷也适逢其会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此行不虚了！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一捋三尺银髯道：“道主想匡证小弟几招武学，固属所望，但区区愿与阎王城主事情了断后再行奉陪，尊驾意下如何？”

“追命道”道主微一沉吟，穷神爷已寿眉双挑道：“矮鬼，假使等不及，老叫化这条打狗棒先比划比划，也未始不可？”拦腰取下“竹带”，内力一贯，赫然是根形状古朴的杖形兵刃。

“追命道”道主城府极深，自见穷神爷现身后，知道今日之战，胜败各占其半，是以早存下坐山观虎斗，相机渔利打算，故意地向“阎王城”城主说道：“城主，尊驾如无意与严大侠交手，小弟先和穷神兄讨教讨教也好。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怒目“阎王城”城主道：“贱婢，严某人候教多时了。”

阎王城主银牙一剐道：“待本城主成全于你！”说罢，寂然无声，飘然落在当地。

其实，他二人何尝不知道“追命道”道主用意，“中原神剑”抱定早完早了，固无他说，可是“阎王城”城主此刻心

情却不同了。

她虽在“死人谷”，苦练一种绝门功夫，但水涨船高，仍无必胜把握对付得了中原神剑，故以“千佛手”为饵，邀了“追命道”道主，打算合二人之力，一举而灭中原神剑，而逞私欲，却料不到来了穷神爷这个不速之客呢！

此刻，箭在弦上，又不能不发，只好银牙一掬，将借外援的念头也勾消了。

这当口，“追命道”道主同来二女，以及阎王城城主的四位使者，亦然落院内，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这面，连同穷神爷，以及所选高手也齐集场中。

这干人是妻子荆珍、女儿严美芸、内侄杜仲仁、义弟蓑衣公、“芙蓉仙子”吴彩云，还有心情亦已平静下来的小苹等人。

图穷匕见，壁垒分明，一场火炽的局面，却由严美芸揭开了序幕。

她扭动娇躯抢步上前，手指黑衣使者喝道：“贱妇，有胆量先和本姑娘拼上一场。”

她显然要替桑姥姥报仇了。

黑衣使者冷冷地说道：“难道本使者铁掌之下，女娃儿的脑袋会比桑姥姥结实？”说罢向阎王城城主施了个“城礼”。

阎王城城主付道：“能由严丫头身上观察一下对方的独门剑法，倒也有利！”随粉首微点，道了声：“小心了！”

黑衣使者袖管内抖出银笛道：“女娃儿再不亮剑，等待何时？”

严美芸突然剑交左手，凤目一瞟爹爹严子和，严子和惨然一笑道：“血劫已成，芸儿尽管应敌吧！”

黑衣使者一见对方剑交左手，微感一愕，心说：“左手剑。”她哪里知道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避隐“江心洲”后，虽是封门闭剑，不问世事，但习武人的怪癖，并未淡却。而他凭着近百年的剑术修为，将七大门派剑法，融会贯通，独创了这门“左手剑法”——“雷电十三式”，却于爱女脱险归来之后，倾囊相授。

他深知这路剑法独步武林，霸道至极，是以一再交待爱女，不得他亲口承诺，决不可擅自施用。而今庄内数十名无辜，惨遭杀劫，淡泊名利的他，为势所迫，自也无法再甘缄默了。

严美芸见爹爹首肯，芳心大壮，顿时娇喝道：“黑衣贱婢，还我桑姥姥命来！”一剑挥去，惊虹暴炽，立见满天银雨，千朵寒星，仅第一招——“四面楚歌”，已将黑衣使者罩于重重剑幕之内。

黑衣使者心头一凛，银笛拨打回封，使出混身解数，勉强避过了第一招。

严美芸迅雷奔电也似的第二招，第三招，相继攻到，不容敌人有还手的先机。

她先机已握，杀心顿起，右手一领剑诀，四、五、六招连绵发出。

黑衣使者虽非易予，但对“中原神剑”苦心孤诣钻研出来的独门剑法，也只有徒呼负负！

她鬓角见汗！她花容失色！

她以“阎王城”独步武林的“潜声灭迹”身法逃过了第四式——“风云聚会”，但第五式“雷雨交加”又然横腰扫到。

黑衣使者银牙一剐，银笛划着尖锐啸音，反腕猛砸，直截对方面门。

她见第五式无法躲过，豁出性命，不避反攻，抱着两败俱伤的念头！

谁知严美芸第五式乃是虚式，正想敌人有此拼命打法，只见她柳腰一拧，蓦地平空飞起，立即闪电也似剑花八点，人却凌空扑袭而至。

这一式乃“雷电十三式”最厉害的一招绝活，但闻破啸风起，泼刺刺方圆几近十丈的寒光剑影，已将黑衣使者圈入冷森森剑幕之内。

此际，“阎王城”城主一见黑衣使者有险，顾不得以大凌小身份，蓦地罗袖一拂，猛朝严美芸劈出一团薰烈罡风。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为人敦厚，未防阎王城城主会在真章未见之时，突施暗袭。

但穷神爷侠肝义胆，性情暴烈，早已防到对方有此一着。他冷嘿一声，千手藤杖矫若游龙，一式“万佛归来”，轻飘飘地将“阎王城”城主解救黑衣使者的凌厉劲罡化于无形。

说起来话长，实际上，黑衣使者入险，阎王城城主抢救，穷神爷出手，仅是眨眼间的事。

此刻，严美芸剑势疾落，黑衣使者措手不及，但闻一声凄厉惨呼，黑衣使者一颗血淋淋人头，早已迎刃而落！

血光一现，场中震骇！

严美芸却笑道：“桑姥姥，替您报了一半仇了。”

显然，另一半仇指的是“阎王城”城主了！

“阎王城”城主冷眸一闪暴喝一声道：“火拼‘江心洲’！”话罢，“红”“黄”“蓝”三使者各挥兵刃，分找对象，混战一

起。

她在极忿怒情况下，犹然心机未失，险恻恻向“追命道”道主笑道：“阁下如果作壁上观，‘千佛手’一事就别作打算了！”

“追命道”道主微一迟愕，乃转向二女道：“哈哈，领教中原神剑弟子的独门剑术，正及时也！”

凤、坠二女不敢违抗父命，双剑铮鸣加入战围。

穷神爷裂嘴呲牙一笑道：“‘追命道’道主，该轮到哥们玩玩。”他人急掌更急，一掌甫出跟着“千年藤杖”上打下封，也与“追命道”道主打了起来。

场子上十四人七双捉对厮杀，只剩下当事人“中原神剑”与“阎王城”城主，相互凝神，气氛反较打斗人显得肃穆。

“阎王城”城主陡的面罩一拉，桃花其面，妖娆之容，脸上却充满了肃杀之色！她陡由怀中取出一件外门兵刃。

乍看起是一只软棒，注目一望，这软棒仅有三尺来长，棒头是莲花状的花蕊，此刻莲花怒放，金叶银心，冒着森森寒气。

她兵刃一亮，反而娇媚地笑道：“姓严的，本城主的莲花棒，替尊驾准备十数年了。”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心头一凜，忖道：“棒头莲花，必有意料不到的变化……”念罢也由腰间取出一长可四尺的软剑。

这软剑一出鞘，顿时丈外皆红，一片血光，他跟着内力一贯，剑身倏的笔直，那血光却益发慑魂夺目了。他以指弹剑，呐呐自语道：“先祖师，请恕弟子毁去誓约，又用这口‘血光’剑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

“咕咕咕！”

生死决斗的刹那，两人相顾而笑，笑声凄厉，笑声震撼着彼此心灵，那慑人心魂的笑声甫落，这一双引起血劫的主事人，已然棒飞剑舞，酣战一处。

太阳逐渐的爬高了，由辰刻已然到了午牌，但见剑光血影，激战仍未已，此刻场中双方却有了胜负了。

“阎王城”城主座下的“黄”“蓝”二使者，连连击毙“江心洲”的高手数名，她俩也一伤左臂，一创右腕，却兀自裹伤再战，与杜仲仁及蓑衣公再接再厉。

红衣使者功力较强，与伤势甫愈的庄主夫人荆珍厮杀，表面功力悉敌，可是荆珍已然有些娇喘。

“追命道”道主的二女——凤儿迎战“芙蓉仙子”吴彩云，坠儿力拼小苹，她母女显得着着走险，渐感不支，幸亏严美芸居中插手，她是这场恶战中负责使局面“平衡”的人物。

穷神爷与“追命道”道主到了真力相拼之地。

两人已然收去了兵刃！

两人手心相接，各以内家火候，企图震断对方心脉，但锱铢并较，恐怕一个时辰内难判上下。

两位主事人——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与“阎王城”城主，此刻剑如瑞雪飘粉，罡气千重，棍似龙盘虎踞，狂风万丈，已然分不清人影。

显见，这火炽局面再演变下去，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方面不太有利。

固然严子和与穷神爷不会折在敌方手下，但牵一发动千

钩，荆珍处已然显露败象，杜仲仁与蓑衣公看样子顶多再支持三十回合，顶糟的要算吴彩云与小苹了。

敢情她母女非但没有还手之力，就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。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看清了这局面，急念：“如不在瞬间制住阎王城城主，后果难堪设想。”

一念及此，神功暗注剑身，“血光剑”立化一片光雨，掣起三尺钢石为穿虚芒，已将阎王城城主圈陷于风雷交作般的剑海锋山之内。

阎王城城主一见对方变式，凌厉至极，威武无俦顿时阴沉的一笑，忖道：“埋骨深山，苦学今日，就看此一举。”

倏的，振腕一抖，莲花棒倒曳反抡，一团森森罡气间，棒头莲花铮然作响，莲花蕊暴旋，“丝丝丝！”五缕指粗气体，像箭也似冲破对方光雨，泼刺攻到！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蓦感身子一凉，知己受了内伤，急自内力一提，一股刚阳真气护在“心”“经”要穴，不让寒毒入侵，跟即左手剑振力抖了个剑花，阻住敌人绵绵不绝罡气，于是龙吟一啸，又即抽剑亮掌，右手电光石火般推出一蓬如火如荼的热流！

“阎王城”城主顿时心头一甜，吐出一口鲜血，人也跟呛退了数步，强行拿桩站稳。

再一看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脸色发白，牙关紧闭，知道彼此间谁也没有占到丝毫便宜！

她急念：“自己莲花棒打出的‘五行寒罡’若换别人，准死无疑，他居然在受伤刹那，调元护穴，还能在百忙中伤我要害，凭这一点，他的功力在我之上。”

心念一动，展观场中的战斗，见己方三使者均已制了先

机，急自一提真气，发出了本门传音示机暗号。

这暗号虽是一声清嘘，但它却代表着分袭改为合击的命令！

只见清嘘一歇，骤变接连而起，黄衣使者，蓝衣使者，陡的向杜仲仁、蓑衣公虚攻一掌。猛地展开“魑魅魅影”身法，反朝荆珍左右掩袭而下。

荆珍与红衣使者本就战得筋疲力竭，如何接得住二使者的合力夹击？她剑光微动，未能展开全力，已然左肩头吃了一掌。

她一个踉跄栽倒在地，红衣使者冷嘿一声，跟着就是一笛，另外黄、蓝二使者，也不偷闲，双双出手，反向临危的小苹背后飞笛进招！

荆珍受伤地下，失去反抗能力，生命系于顷刻！小苹与敌手坠儿武学相差霄壤，何况背后又来敌人，更是死期注定。

“中原神剑”严子和以及穷神爷等，虽也看见当前情况，但变起仓促，如想抢救，已是为时过晚。

眼看血劫将成，孰知变化又起，一倏劲影快如鹰隼，由空中折身下降，一记劈风掌，直朝红衣使者的脑袋拍出。

红衣使者一辨掌风，知道来了劲敌，逼得抢救自己，放过荆珍，忙即错步翻腕，抖动银笛，错眼间，与来人拆了五招。

在荆珍脱险刹那，客数不的竟动手出招，

这当儿，偷袭小苹的黄衣使者蓦被一口脱手飞来之剑挡住去路，只好先行自保。

敢情以剑当暗器用的正是严美芸，她周旋于庄内四五处